

17101
829.3
123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

禮古經

漢志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所

也記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注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注

七十子後學者別錄云六國時人

闕

劉歆曰魯共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桓譚曰古佚禮記有四十六卷

漢書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

謂高堂生所傳士禮

劉敞曰當作十七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脩猶瘡后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劉表曰禮以立體據事章條纖曲執而後顯采掇片言莫非寶也

後漢書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

家阮孝緒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六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

孫惠蔚曰淹中之經孔安國所得惟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

賈公彥曰漢興求錄遺文有古書今文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為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在於秘館

朱子曰今儀禮多是士禮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注疏中有援引處不知甚時失了真可惜也

王應麟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

儀見觀禮注禘嘗禮見射人疏中霽禮見月令注及詩泉
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
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
廟釁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
吳澂曰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
十六篇河間獻王亦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
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
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霽禮禘
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
爲意遂至於亾惜哉

吳師道曰禮古經者今儀禮也

儀禮

漢書十七篇

存

春秋說題辭禮者所以設容俯仰以信進退以度禮得則
天下咸宜不可須臾離也

漢書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鄭康成曰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
聖名世也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
聖爲五此所傳皆儀禮也

崔靈恩曰儀禮者周公所制吉禮惟得臣禮三篇凶禮得
四篇上自天子下自庶人其禮同等餘三篇皆臣禮賓禮
惟存三篇軍禮亾失嘉禮得七篇

賈公彥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始終分爲二部並是

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 又曰周禮六
官叙官之法事急者爲先不問官之大小儀禮見其行事
之法賤者爲先故以士冠爲先燕大夫冠禮諸侯冠次之
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禮亦士爲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
子爲後諸侯鄉飲酒爲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已
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見爲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
娶四十強而仕即有摯見鄉大夫見已君及見來朝諸侯
之等又爲鄉大夫州長行鄉飲酒鄉射之事已後先吉後
凶凶盡則行祭祀吉禮次叙之法其義可知 又曰劉向
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大小戴皆冠禮爲第一昏禮
爲第二相見爲第三自茲以下篇次則異大戴以士喪爲
第四既夕爲第五士虞爲第六特牲爲第七少牢爲第八

有司徹爲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
射爲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
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依別錄次第而
以士虞爲第八喪服爲第九特牲爲第十少牢爲第十一
有司徹爲第十二士喪爲第十三既夕爲第十四聘禮爲
第十五公食爲第十六覲禮爲第十七別錄尊卑吉凶次
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皆不從之
孔穎達曰儀禮之別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春秋說
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
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
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
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

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或一篇一卷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惟十七篇而已

韓子曰余嘗苦儀禮之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

崇文總目儀禮乃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儀注其初蓋三千餘條

張子曰看得儀禮則曉得周禮與禮記

呂大臨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其經之義爾

徐積曰儀禮粗爲完書然決非盡出乎聖人何以知之夫禮者出乎人情也而儀禮有曰父在母不可以爲三年之服又曰嫂叔無服所以避嫌也又曰師無服此豈人情哉

蓋多出於漢儒喜行其私意或用其師說或利其購金而爲之耳

張淳曰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晁公武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爲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謂周禮爲本儀禮爲末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爲次爲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

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爲禮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曲威儀故有二名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

禮爲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
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
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
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
三名禮器爲勝諸儒之說瓚葉爲長蓋周禮乃制治立法
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
專爲禮設也故此志列其經傳之目但曰周官而不曰周
禮自不應指其官日以當禮篇之目又况其中或以一官
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克禮篇
之數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爲經禮大
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未見於今何書
爲近而三百三千之數又將何以克之耳又嘗考之經禮

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
壺奔喪遷廟中霽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
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
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
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
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
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
器脩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
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
餘矣 又曰儀禮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
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又
曰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

本經而禮記是解儀禮之義 又曰儀禮尚完備如他書
又曰陳振叔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
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如天子七廟諸侯五
廟大夫三士二之類說大經處此方是禮書

陳駉曰儀禮者乃周家行禮涉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
所謂儀注者是也其初蓋三千餘條秦焚書漢訪求之止
得此十七篇故多云禮云

葉適曰儀禮者士之禮通於大夫諸侯而天子無考焉所
記有司之事以其所存逆其所不存當時舉一禮必有儀
儀不勝紀則何止於此

陳振孫曰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
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

二之類是說大經處方是禮須自有文字

魏了翁曰儀禮一經幸存以之參考諸經尤爲有功

章如愚曰大宋朝樂史謂儀禮有可疑者五漢儒傳授曲
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教授一疑
也周禮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禮全書諸儒寧
不獻之朝乎班固七略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
之間是書始行二疑也聘禮篇所記賓行饗餼之物禾米
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甕之列考之周官掌客
之說不同三疑也其中一篇喪服蓋講師設問難以相解
釋之辭非周公之書四疑也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侯
伯子男皆有其禮而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
與卿大夫之事不及於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已

似侯國之書使周公當太平之時豈不設天子之禮五疑也今攷其書猶有可疑者且吉凶賓嘉皆有其禮而軍禮獨闕焉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焉鄉飲酒之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賓禮之別有八燕禮之等有四冠昏之篇皆冠以士大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錄而獨存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以至言本末之異同是皆考究精微者焉

王應麟曰韓文公讀儀禮謂攷於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以爲無所用何也

馬廷鸞曰儀禮爲書於奇辭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致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詳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脩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

敖繼公曰儀禮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以其書攷之辭意簡嚴品節詳脩非聖人莫能爲也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耳而其昏禮喪禮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

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是亦其亡逸者也

熊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恒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為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為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即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即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即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為賓以後即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即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以後即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公食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凡侯於東廂以後即覲禮之記矣

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士虞禮之記矣

特牲饋食禮自

記特牲以後即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

喪禮之記矣既夕禮

則啓之

所以後即既夕之記矣漢儒稱既夕禮即士喪

禮下篇故二記合為一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為其母以後又別為喪服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所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畧見於喪大記之首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於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為作喪服傳而弁其

記亦作傳焉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
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制周禮曰琮與今周
禮不相似亦恨其僅似左傳之文耳大小戴所記固多格
言而偽訛亦不免惟儀禮爲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
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
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又曰儀禮名爲十七篇實十五
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
禮之下篇也又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覲
愉愉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
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按朱子鄉黨集注引晁氏曰
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之事疑
使墮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如此又引蘇氏曰孔氏

遺書雜記曲禮必非孔子之事也見得古有儀禮之書聖
門因記其語

吳澂曰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
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禮經殘闕之餘獨
此十七篇爲全書自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罕
傳習矣

何異孫曰儀禮一書決非秦漢間筆其制度必出於聖人
若斷以爲周公之作則非所敢知

宋濂曰周制聘覲燕饗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
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

何喬新曰儀禮未知孰作或以爲周公之作也孔子有學
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決

非秦漢間筆也其法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遭秦焚書禮經廢壞其傳於世者十七篇而已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三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是爲今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十六篇於壁中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於秘府是爲古文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唐初猶存諸儒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

湛若水曰儀禮之爲經也禮記之爲傳也不可易矣然而今也皆亡而不全故有士冠禮而無天子諸侯冠禮有士昏禮而無天子諸侯昏禮其於喪祭也亦然故祭則小戴郊特牲也大戴諸侯釁廟也遷廟也冠則公符也及其散見於禮記也班班焉爾皆其傳也而經則亡矣 又曰儀禮有有經而無傳者矣公食大夫也士相見也有有傳而無經者矣郊特牲也諸侯釁廟也遷廟也公符也投壺也 有經中之傳者矣凡儀禮之稱曰記者也有傳中之傳者矣玉藻之有深衣也明堂之有月令也吳文正以大戴釁廟遷廟投壺公符奔喪補經也奈何曰非也其爲逸經傳也投壺之爲傳也何徵曰稱魯令薛令也可知其爲傳 又曰曲禮大醇而小疵儀禮極醇而無疵然而僅存其什

一已耳

唐伯元曰儀禮存者爲古經尚矣凡禮有經有記有義有傳記亦經也經之經則不成章傳亦義也不曰義而曰傳遜辭也惟冠有義惟喪有傳而諸禮皆無者失之也

李黼曰儀禮亦周公之所作也凡冠昏喪祭飲射朝聘之儀法度數具焉故謂之儀禮

吳繼仕曰儀禮經多散佚如投壺奔喪世子明堂乃是經而逸於記中者

徐三重曰儀禮一書無論是否先王之舊即於今所傳者若士大夫少而誦習之長而謹守奉行之終其身恐朝夕跬步有違也如此心安得不收斂身安得不齋飭一言一動安得不循分秉禮而上臨下奉何一人不賢良君子乎

此古昔敦讓教化成就人材之軌物所以臻太平盛治者孰謂不由此道也

郝敬曰儀禮者禮之儀周衰禮亡昔賢纂輯見聞著爲斯儀非必盡先聖之舊然欲觀古禮舍此末由矣 又曰十
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鄭康成因冠昏喪虞禮皆稱士遂
謂禮獨士存拘也士先四民禮義由士出故言禮繫之士
公卿大夫皆士之仕者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可引而伸
矣故夫特牲不言士少牢不言大夫士用特牲而不止士
也大夫用少牢而不止大夫也但舉隆殺爲例耳讀禮者
固執不通遂謂天子諸侯禮亡亦猶夫禮經存而樂經亡
之陋說也 又曰不讀儀禮不見古人周詳縝密之思

錢敷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河間

獻王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今所存十七篇
當與古經不殊猶有三十九篇未行於世

萬斯大曰儀禮一書與禮記相爲表裏考儀文則儀禮爲
脩言義理則禮記爲精在聖人即吾心之義理而漸著之
爲儀文在後人必通達其儀文而後得明其義理故讀禮
記而不知儀禮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也

儀禮逸經

十八篇

未見

張采曰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初唐所亡之
書國初猶有表獻者

黃虞稷曰明洪武中御史沅州劉有年以辭秩養母忤旨
罰輸站役通州於州舊家得其書獻之朝命付史館有年
建文中起知太平府成祖靖難不行迎駕謫戍雲南後官
文陞按察司僉事卒

按明一統志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
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楊用修訝有年何從
得之又怪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
且求之內閣不見其書吾意有年所進即草廬吳
氏本爾逸經八篇傳十篇適合其數當時內閣諸
老知其爲草廬書是以館閣書目止載草廬本無
有年姓名也此無足致疑者

弟子桐鄉吳家駟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二

鄭氏立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存

晉書元帝踐阼周官禮記鄭氏置博士荀崧上疏曰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立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

阮孝緒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六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立

注儀禮是也餘篇皆云

隋經籍志古經十七篇惟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云
又無師說

晁公武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
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
所為其說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為
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為次為末
則輕者在前故儀先冠昏後喪祭

儀禮音

七錄二卷 釋文序錄一卷

佚

王氏肅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佚

儀禮音

一卷

佚

陸德明曰儀禮喪服傳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云二十四
兩為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射慈同王肅劉逵袁
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

李氏軌儀禮音

七錄一卷

佚

袁氏準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晉書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官至給事中

王應麟曰唐藝文志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之注

杜預賀循王遂之崔游蔡謨趙成沈文阿諸家之禮服皆

儀禮之學也

孔氏倫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倫字敬序會稽人東晉廬陵太守

陳氏銓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蔡氏超儀禮注新舊唐志俱作蔡超宗

唐志二卷

佚

陸德明曰蔡超字希遠濟陽人宋丞相諮議參軍

田氏儻之儀禮注唐志書字

唐志二卷

佚

陸德明曰田儻之字僧紹馮翊人齊東平太守

按陸氏釋文序錄載注解傳述人於儀禮有鄭康

成注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

超田儻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
並注喪服考隋經籍志十家之中惟載王肅儀禮
注十七卷其餘未嘗有全書注也舊唐書經籍志
於馬融喪服紀下云又一卷鄭玄注又一卷袁準
注又一卷陳銓注又二卷蔡超宗注又二卷田僧
紹注亦未載諸家有全書注至新唐書藝文志始
載袁準注儀禮一卷孔倫注一卷陳銓注蔡超宗
注二卷田僧紹注二卷並不著其注喪服則誤以
喪服注為儀禮全書注也下至鄭氏通志畧既於
儀禮全書注載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姓
名而又於喪服傳注五家初出由是西亭王孫授
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沿其誤今未敢遽刪去仍兩

載之而辨其非是當以陸氏序錄為正也

劉氏昌宗儀禮音

七錄一卷

佚

陸氏釋文多引之

沈氏重儀禮義疏

三十五卷

佚

按沈氏儀禮義疏隋唐經籍志俱無之新唐書藝
文志有周禮禮記義疏各四十卷而無儀禮惟北
史載之

張氏冲儀禮傳

八十卷

佚

亾名氏儀禮義疏

隋志六卷

佚

儀禮義疏見

隋志二卷

佚

黃氏慶儀禮章疏

佚

李氏孟哲儀禮章疏

佚

賈公彥曰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哲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注疎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哲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各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為先

賈氏公彥儀禮疏

唐志五十卷

玉海云舊史四十卷今本亦作五十卷

存

公彥自序曰竊聞道本冲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注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為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為章疏有黃慶

李孟慙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按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
爵弁既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
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
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
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兩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
氏按鄭注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
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
云衰以表心經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注黃之謬也黃李
之訓略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
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已
義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古金謀已定庶可施矣
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去駁取致得無譏焉

晁公武曰齊黃慶隋李孟慙各有疏義公彥刪二疏爲此
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

朱子曰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

衛湜曰公彥同李元植編儀禮疏儀禮自鄭注之後僅有
黃慶李孟慙二家疏義公彥等裁定爲五十卷

馬廷鸞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從敗
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
疏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注學者童
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熟其誦數矣王介甫
新經既出土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
之茫昧幽冥將尋訪本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余老矣
懼其費日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

注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意欣然命之整緝釐爲九帙
手自點校并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
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要其上遂爲完書拊而歎曰茲所
謂儀禮者與韓昌黎之言豈欺我哉其爲書也於奇辭奧
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
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
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
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
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
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
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孔氏穎達儀禮正義

五十卷

佚

按孔氏不聞有儀禮正義唐宋志俱無授經圖獨
著之恐記憶之誤也其載孔氏周禮正義亦然

陸氏德明儀禮釋文

一卷

存

土氏方慶禮經正義

新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王方慶雍州咸陽人起家越王府參軍累遷太僕
少卿拜廣州都督證聖元年召拜洛州長史尋加銀青光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一
祿大夫封石泉縣男改琅琊縣男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俄轉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改封石泉子授太
子左庶子進石泉公卒贈兗州都督諡曰貞中宗即位追
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好著述所撰雜書凡二百餘卷尤
精三禮好事者多詢訪之其家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
圖畫亦多異本

王應麟曰王氏正義不著錄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一終

弟子江陰高 璜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 三

陳氏 祥道 注解儀禮

宋志三十二卷

佚

范祖禹進劄子曰臣伏見館閣校勘太常博士陳祥道注
解儀禮為三十二卷精詳博洽非諸儒所及臣竊以儀禮
為書其文難讀其義難知自古以來學者罕能潛心故為
之傳注者至少祥道深於禮學凡二十年乃成此書先王
法度如指諸掌昨進禮圖一百五十卷已蒙皇上藏之秘

閣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取祥道新注儀禮奉御下兩制看詳并前所進禮圖並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必有補於制作取進止

玉海元祐八年正月侍讀學士范祖禹言太常博士陳祥道注解儀禮三十二卷精詳博洽乞下兩制看詳并所進禮圖付太常以備禮官討論從之

陸氏佃儀禮義

宋志十七卷

佚

張氏淳校定古禮

通考十七卷

佚

釋文

通考一卷

佚

識誤

通考三卷宋志作一卷

佚

淳自述曰劉歆言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

陳振孫曰古禮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為之序謂高

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朱子曰張忠甫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爾此則不深考於劉歆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畧舉首篇以明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又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疎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 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爲最勝

李氏如圭集釋古禮

十七卷

釋宮

一卷

綱目

一卷

俱未見

陳振孫曰廬陵李如圭寶之撰紹興癸丑進士嘗爲福建撫幹釋宮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爲釋宮以論宮室

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魏了翁曰李氏儀禮集釋功夫緻密附以古音至不易得第一惟鄭賈之言是信有不可盡從者

張萱曰宋淳熙間李寶之如圭取鄭氏注而釋之首一卷爲儀禮綱目以分別章句之指次集釋十七卷皆發明前人未備末一卷爲釋宮考論宮室之制凡一十九卷

周氏燔儀禮詳解

宋志十七卷

未見

朱子熹儀禮經傳通解

宋志二十三卷

存

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蓋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之類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以類相從前賢嘗謂儀禮難讀以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讀者不能遽曉今訂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 又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

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成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鐘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數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資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設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

子在跋曰右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今刊於南康道院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蓋先君晚歲之所親定是爲絕筆之書次第具見於目錄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而大射禮聘

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篇則猶未脫藁也其曰集傳集注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為王朝禮而卜筮篇亦缺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刪改者也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從其藁至於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摹次第屬之門人黃榦俾之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始末具備顧念先君早歲即嘗有志於是書比在經筵嘗具奏欲請於朝乞招致生徒置局編次而不果上然其著述之旨意具存此篇今謹繕錄如右讀者當有以識其心之所存矣禮缺樂壞千有餘年今幸討論粗見端緒而天不假之年使不克究其大全而所就者止此嗚呼已矣其可為千古之恨也夫嘉定丁丑八月

中興藝文志熹書為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那

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闕而未補

李方子曰先生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書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

祝穆曰文公所編儀禮上篇士冠禮冠義附士昏禮昏義附士

相見禮鄉飲酒禮鄉飲酒義附鄉射禮射義附燕禮燕義附大射禮

聘禮聘義附公食大夫禮覲禮下篇喪服喪服小記大傳附士

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喪大記奔喪問喪曾子問禮弓附特牲饋食禮少牢

饋食禮次以禮記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壺深衣為一類

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為一類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

明堂位大傳樂記七篇為一類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

子間居坊記儒行六篇爲一類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
五篇爲一類以問呂伯恭後更詳定

陳振孫曰通解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及他書傳
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數一篇其
十四卷草定未刪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蓋此書初名也其
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其舊

王應麟曰文公以儀禮爲經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附
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爲經傳通解二十三卷喪
祭二禮屬之門人黃榦類次

馬廷鸞曰愚按記不隨經注疏各爲一書讀者不能遽曉
此猶古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爲書鄭康成所以欲省
學者兩讀而爲今易也文公於禮書之離者合之於易書
之合者離之是亦學者所當知也

熊禾刊通解疏序曰竊見儀禮爲六經之一乃周公所作
孔子所定元有三百三千之目至漢僅存一十七篇大小
戴記不過如春秋之左氏公穀乃其傳耳自王安石廢罷
儀禮但以小戴設科與五經並行自是學者更不知有禮
經矣文公晚年始爲經傳通解一書自家鄉以至邦國王
朝凡禮之大綱細目靡不具載歷門人勉齋黃氏信齋楊
氏三世始克成書舊有刊本兵燹之後板帙散亡兼初本
所纂注疏語頗傷繁後信齋楊氏爲之圖解又復過畧而
文公初志欲將通典及諸史志會要等書與夫開元開寶
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而志則未遂今
得考亭諸名儒叅校訂定墨本擬就書坊板行以便流布

仍於所補儀禮各卷篇目之下參以歷代沿革之制及關
洛以來諸儒折衷之說酌古準今損文就質輯爲儀禮外
傳以附其後庶可繼先儒未畢之志其於風教亦非小補
吳師道曰以三禮論則周官爲綱儀禮乃本經而禮記諸
篇則其疏義三者固有本末之相須而不可闕是以子朱
子慨然定爲儀禮經傳通解集注之書未完者門人又足
成之可謂禮書之大全千古之盛典也

曾榮曰朱子挈儀禮正經以提其綱輯周禮禮記諸經有
及於禮者以補其闕釐爲家鄉邦國王朝之目自天子至
於庶人之禮謂之儀禮經傳通解然亦未及精詳

王鏊曰今經惟禮最繁亂惜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嘗欲
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經傳相從誠千古之特見也若士

冠禮則附以冠義士昏禮附以昏義士相見禮附以士相
見義鄉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以鄉射義燕禮
附以燕義大射禮附以大射義聘禮附以聘義公食大夫
禮附以公食大夫義覲禮附以朝事如草廬所附亦得矣
然其餘有不可附者亦無如之何姑循其舊而釋之庶不
失古之義朱子晚年注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
次邦國禮次王朝禮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
戴禮春秋內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流襍
合以成之乃自爲一書非以釋經也至勉齋續喪祭二禮
草廬纂言割裂經文某亦未敢從也

劉瑞序曰子朱子嘗欲請於朝修三禮劄不果上晚乃著
儀禮經傳通解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而王朝

禮終焉凡四十七卷視初論必異蓋自成一家言矣書未就先生告終喪祭二禮則成於勉齋黃氏其規模次第授於先生者也為卷凡二十有七書刻於南京國子監卷帙浩繁點畫漫漶士大夫非惟不之讀識其名者或寡矣瑞竊嘆曰斯禮也制作之宜古今之變略備矣後聖有作將取而折衷焉今與其棄也無寧先識大義而後講貫其精奧乎乃命教授陳塗等督諸生手錄經傳讐校付刻俾天下後世志於禮者有考焉

按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一曰家禮士冠禮第三冠義第二士昏禮第三昏義第四內則第五內治第六五宗第七親屬第八內治者言人君內治之法五宗者言宗子之法以治族人親族者即爾雅之

釋親篇白虎通義所謂親屬記也古無此三篇名

蓋創為之二曰鄉禮士相見禮第九士相見義第十投壺第十一鄉飲酒禮第十二鄉飲酒義第十三鄉射禮第十四鄉射義第十五三曰學禮學制第十六學義第十七弟子職第十八少儀第十九曲禮第二十臣禮第二十一鐘律第二十二鐘律義第二十三詩樂第二十四禮樂記第二十五書數第二十六學記第二十七大學第二十八中庸第二十九保傅傳第三十踐阼第三十一五學第三十二內學制學義臣禮鐘律鐘律義詩樂禮樂記書數保傅傳皆創名之弟子職則取諸管子也四曰邦國禮燕禮第三十三燕義第三十四大射

禮第三十五大射義第三十六聘禮第三十七聘
義第三十八公食大夫禮第三十九公食大夫義
第四十諸侯相朝禮第四十一諸侯相朝義第四
十二皆沿古篇名惟末二篇創爲之其王朝禮則
別爲集傳觀禮一朝事義二歷數三卜筮四夏小
正五月令六樂制七樂記八王制自甲至癸凡十
篇

儀禮釋宮

一篇

存

黃氏

榘

續儀禮經傳通解

宋志二十九卷

存

楊復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
二禮屬勉齋黃先生編之先生伏膺遺訓取向來喪禮彙
本精專修改書成凡十有五卷復伏讀曰大哉書乎秦漢
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
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
今因篇目之僅存者爲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
易考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
宗末王侯大夫之禮關於綱常者爲尤重儀禮既闕其書
後世以來處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源取具臨時沿
襲鄙陋不經特甚可爲感慨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
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攷

於是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濶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矣嗚呼此千載之遺恨也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禮則釁廟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疫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爲詳備先生嘗爲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繙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掎擊後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藁尙有未及訂

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王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同門之士以復預聞次輯之略不可無言也復因敬識其始末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今別爲一卷附於正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 又曰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修祭禮即以其書藁本授曰子其讀之蓋欲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受書而退啓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繫甚重其條目甚詳其經傳異同注疏抵牾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

紛錯甚衆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
咨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遺
憾日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
及張侯處續刊喪禮又取祭禮彙本併刊而存之以待後
之學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彙本未有取其書而修定
之者顧何人敢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髮侵衰曩日幸有所
聞不可不及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據彙本參以所聞稍加
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云

張處序曰南康舊刻朱文公儀禮經傳與集傳集注而喪
祭二禮俄空焉蓋以屬門人黃勉齋俾之類次而未成也
慮來南康勉齋已下世深恨文公之志不終士友間有言
勉齋固嘗脫彙今在南劍陳使君處索之可也南劍知吏

果以其書來至是鋟木一年而畢是雖喪祭兩門而卷帙
多前書三之一點勘之功鄉貢進士楊復為多助以王鎮圭章

君欽黃嵩三君披閱精強錯簡脫字往往無之處分符尾
渚乃文公遺愛之地高山仰止惓惓予懷茲又得全其所
欲述之書豈非幸歟第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刑諷味遺
言不如親承音旨誠有如古人之論撫卷爲之三嘆也

陳振孫曰外府丞長樂黃榦直卿撰榦晦庵之壻號勉齋
始晦庵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榦續成之

趙希弁曰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十四卷右朱文公編
集而喪祭二禮未就屬之勉齋先生勉齋既成喪禮而祭
禮未就又屬之楊信齋信齋據二先生彙本參以舊聞定
爲十四卷爲門八十一鄭逢辰爲江西倉進其本於朝信

齋福州人名復字茂才書既奏贈文林郎

黃氏士毅類注儀禮

佚

張杲曰士毅字子洪嘗入閩謁朱仲晦因撰次朱子書說語類郡守王遂為買宅吳下以居

葉氏味道儀禮解

佚

劉氏燾儀禮雲莊經解

二十卷

佚

楊氏復儀禮圖

十七卷

焦氏經籍志作三十四卷

有

復自序曰學者多苦儀禮難讀雖韓昌黎亦云何為其難也聖人之文化工也化工所生人物品彙至易至簡神化天成極天下之至巧莫能為焉聖人寫胸中制作之妙盡天理節文之詳經緯彌綸混成全體竭天下之心思莫能至焉是故其義密其辭嚴驟讀其書者如登太華臨滄溟望其峻深既前且却此所以苦其難也雖然莫難明於易可以象而求莫難讀於儀禮可以圖而見圖亦象也復曩從先師朱文公讀儀禮求其辭而不可得則擬為圖以象之圖成而義顯凡位之先後秩序物之輕重權衡禮之恭遜文明仁之忠厚懇至義之時措從宜智之文理密察精粗本末昭然可見夫周公制作之僅存者文物彬彬如此

之盛而其最大者如朝宗會遇大亨大旅享帝之類皆亡
逸而無傳重可歎也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
質諸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
爲佳爾蓋儀禮原未有圖故先師欲與學者考訂以成之
也復今所圖者則高堂生十七篇之書也釐爲家鄉邦國
王朝喪祭禮則因先師經傳通解之義例也附儀禮旁通
圖於其後則制度名物之總要也區區用心雖未敢謂無
遺悞庶幾其或有以得先師之心焉

曾榮曰黃幹通解續晚年祭禮尚未脫橐又以授之楊復
復研精覃思蒐經撫傳積十餘年以特牲饋食少牢饋食
爲經冠之祭禮之首輯周禮禮記諸書分爲經傳以補其
闕綜之以通禮首之以天神次之以地祇次之以宗廟次
之以百神次之以因祭次之以祭物次之以祭統有變禮
有殺禮有失禮並見之篇終郊祀明堂廟制皆折衷論定
以類相從各歸條貫使畔散不屬者悉入於倫理疵雜不
經者咸歸於至當而始得爲全書又因朱子之意取儀禮
十七篇悉爲之圖制度名物粲然畢備以圖考書如指諸
掌西山真德秀稱爲千古不刊之典焉

呂柟序曰儀禮本周公所作其篇目甚多遭秦焚書漢高
堂生止傳其十七篇與淹中經同后蒼能明之然多士庶
人卿大夫諸侯之禮宋朱文公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
其徒楊復遂圖解儀禮存其編於十三經注疏中柟卒業
太學時嘗約所友五七人率其子弟習行於寶印寺今三
十餘年心之未能忘也近蒙聖恩誤授今官圖報靡稱伏

觀聖皇以禮樂爲治而太學尤禮樂所先之地用是仰承德意旁求儀禮圖本借其寮童公思與在監習禮公侯伯及諸士子演行使知揖讓進退之節以沐聖上菁莪棫樸之教而效雍熙太和之化也第此書稀少止訪獲一二善本乃命監生王世康輩手抄其圖月數日肄業焉尋將具題請勅工部刊印而未遽行也有監生盧堯文魏學詩汪尙庭錢寅余誨者稟求儀禮圖本以觀爾乃奮然興身心自書寫校正且捐資刊刻成書送觀以問序焉柝嘆曰美哉此五士也昔姚樞居於輝之蘓門病一方學者之無書乃自板小學諸經嘉惠輝士於是許衡亦自河內就書於輝厥後元之數儒敦尙經義尊崇古道說者多歸功於樞焉聖明在上家詩書而戶程朱夫豈前元可比然而五士者之所刻則固太學諸生之一助也於是諸太學生皆高五士之志行而五士之名不特如樞顯達後而始著矣此固可徵聖世人才之盛而諸士子於此書尤當行之而必著習之而必察也嘉靖十五年丙申夏六月

童承叙跋曰儀禮有諸儒傳記鄭康成注賈公彥疏朱文公又合經傳爲通解皆彰彰較著矣公門人楊復又各爲之圖俱可蹈躄匪直易讀也或曰高堂生所傳特士禮爾餘多散佚又曰古禮於今無所用之雖昌黎亦云然夫禮也者理也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因者其本也損益者其末也協諸義而協則先王所未有者可以義起矣故后蒼有推而致於天子之說然今觀之冠昏相

見士禮也鄉飲鄉射大夫禮也燕射覲聘公食大夫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性饋食諸侯士禮也少牢饋食有司徹諸侯卿大夫禮也喪服則通於上下顧獨曰士禮何哉夫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雖夏商之際不能無文焉至周而脩爾孔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蓋思本也然文之蠹也久矣其在今宜無所於用至其本固未泯也是故因其文而邇之可知也因其本而拓之可行也不猶逾於并其文而亡之乎嘉靖己未叙奉命來攝大學得從司成呂公後公取儀禮命諸生肄習之月再一試蓋從者如堵墻焉於是耳聆鐘鼓鏗鏘之音目覩綴兆俯仰之容洋洋乎辟雍庠序之教也諸生盧堯文汪尙庭魏學詩錢寅秦誨等復取楊氏圖校而梓之凡爲篇十有七爲圖二百有五爲旁通圖三十有五周公遺文廢幾不墜於地矣故按圖以考文其制精矣據文以釋義其旨奧矣推義以適治其道博矣使斯禮之大行也鳳鳥之至不可期乎然叙聞河間獻王得孔壁古禮五十六篇後亡三十九篇存者今數耳元吳澄取二戴記及鄭注纂逸禮八篇又取戴義爲十傳澄自謂得三十九篇之四元至正間司業李俊民嘗刻大學而板今亡矣又聞永樂間沅州劉有年守太平進逸禮十八篇豈即是耶澄於儀禮誠有功然亦殘經之十一爾聖遠言湮可勝嘆哉

桂萼曰儀禮經朱子考證已定楊復圖尤爲明便其文雖屬難讀然因圖以指經因經以求義斯了然矣

儀禮旁通圖

存

陳普序曰大淵獻之歲昭武謝子祥刊儀禮本經十七篇及信齋楊氏圖成燁然孔壁淹中之出世也使此書得數千本落六合間鳳鳥至有期矣使河間獻王後劉歆前有能爲子祥所爲則三十九篇可以至今不亡矣嗚呼此人之所以成位於兩間者何獨昌於虞夏商周而深愛於秦漢以來十七篇賴高^堂鄭注賈疏千有餘年繇繇如絲而荆舒王氏加踐迹之舉子不習書肆不陳晦翁勉齋信齋師弟子扶持力倍於高堂鄭賈心與周孔顏孟同其勞亦僅不滅而已萬家乃不見一本殘經白鹿章貢桂林所刊晦翁勉齋信齋之書千里求之或者有半生望之不得見

今後復數十年又當若何子祥之書揀焚拯溺之功景星慶雲之瑞也是經雖微士冠昏喪祭鄉相見大夫祭幸皆無恙天子諸侯亦幸存一二故晦翁通解勉齋喪禮信齋祭禮得以爲依據如累九層之臺以下爲基如不見足而爲屨之不中者如執柯以伐柯柯在彼而則在手也三十九篇駸駸乎不亡矣然則十七篇之存固亦有天意廢之者有餘罪興之者誠莫大之功也三百之數不可考以圖槩之三十九篇疑可得三千在三百中亦可舉其旁通圖名物制度尤明盡合十七篇圖而熟之既無昌黎難讀之患而古人太平之具一朝而在我矣

儀禮經傳通解續

十四卷

存

張萱曰宋淳祐間信齋楊復著朱晦庵編集儀禮經傳通解獨喪祭二禮未完以屬黃勉齋榦續成之勉齋即世祭禮猶未就於是信齋據二公草本參以舊聞精加修定凡十四卷八十一門

魏氏了翁儀禮要義

宋志五十卷

未見

聚樂堂藝文日有之

馬氏廷鸞

儀禮本經疏會

九卷

佚

廷鸞自序曰余家藏敗帙中有景德年宮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又列其下兒子請予附益之因手自點校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章分條析釐為九卷作而曰茲其三代之禮與於繁文奧旨中有精義焉纖悉委曲中有明辨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社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紀士禮而指為闕書不知由士禮可以達於天子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覈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方氏田儀禮考

未見

高氏斯得儀禮合抄

儀禮

卷一百三十二

七

佚

陳氏普儀禮說

一卷

存

按陳氏儀禮說惟士冠禮鄉射禮燕禮聘禮四篇

載石堂集

亡名氏儀禮類例

未志十卷

佚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二終

弟子秀水沈猷遠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三

秀水 朱彞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 四

敖氏 繼公 儀禮集說

十七卷

存

繼公自序曰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之書也何人所作也曰先儒皆以為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以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未必暇為此事也至周公相成王乃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故以其時考之則當是周公之書又以其書考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

莫能爲益有以見其果爲周公之書也然周公此書乃爲
侯國而作也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
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
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
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
諸侯朝天子之禮然王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
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
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由是觀
之則此書決爲侯國之書無疑矣然則聖人必爲侯國作
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
神達於喪祭冠昏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
可得而正也以夫子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爲正
天下之具也歟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
而藏之有司以爲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
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班之於其國以教其人此有周之
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
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於放縱而憚於檢束也
於是惡典籍之不便於已而皆去之則其鄉之受於王朝
者不復藏於有司矣錄之藏於有司者或私傳於民間矣
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綫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曰此
十七篇爲侯國之書固也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
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
類考之恐其篇數本不止此也但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
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耳而其昏禮喪禮則無聞焉此必其

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當亦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當亦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推者而知之也而況其間又有不盡然者乎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但不知諸侯既去其籍之後即失之邪抑傳之民間久而後失之也是皆不可得而考矣又後序曰禮古經十七篇其十三篇之後皆有記四篇則無之四篇者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也然以意度之此四篇者未必無一記之可言或者有之而亡逸焉爾夫記者乃後人述其所聞以足經意者也舊各置之於其本篇之後者所以尊經而不敢與之雜也朱子作儀禮經解乃始以記文分屬於經文每條之下謂以從簡便予作集說而於此則不能從也予非求異於朱子也顧其勢有所不可耳何以言之儀禮諸篇之記有特爲一條而發者有兼爲兩條而發者亦有兼爲數條而發者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若其但爲一條而發者固可用通解之例矣非是則未見其可也何則通解之書規模大而篇數繁其記文有不可附於本篇每條之下者則或於其篇末見之否則於他篇附之故雖未必盡如其所謂以從簡便之說而其於記文亦皆包括而無所遺也然以記者之意考之則亦不爲無少異矣予之所撰者但十七篇之集說耳若亦用此法則其所遺者不既多乎故不若仍舊貫之爲愈而

不敢效朱子通解之爲也魯人所謂以吾之不可學柳下
惠之可者吾有取焉耳夫豈敢有求異之意哉且夫易之
爲書也更四聖而後成伏羲畫卦爻文文王周公作卦爻之
辭孔子作文言彖象之辭其始也四聖之書或前或後各
居一處不相雜也後世學者乃各分而合之以從簡便及
至朱子復釐正之以復古經之舊夫文言與彖象之辭可
以附於每卦每爻之下者也朱子猶且正之蓋不欲其相
雜也而况此記之文有不可盡入於本篇每條之下者乎
由是言之則予之不敢用通解之法也亦宜矣又何足怪
焉大德辛丑仲秋望日

張萱曰敖注多仍舊文與朱子通解稍異

姓譜敖繼公字長壽福州人寓居湖州邃通經術趙孟頫
師事之平章高顯卿薦於朝授信州教授命下而卒

吳氏激儀禮逸經

入篇焦氏經籍志
作六卷非

存

激目序曰儀禮逸經入篇激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
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
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
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
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霽禮禘
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
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彙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
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霽也禘於太廟

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
有攷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篇也投壺奔喪
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
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
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篇亦經刊削但未至
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
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云特纂爲逸經以
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霽以下三篇其經十矣而篇題僅
僅見於注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
我愛其其禮之意也

李俊民序曰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草廬吳先生之所纂
次也先生易書春秋小戴記纂言大戴記訂正經文悉行
於世獨此十有八篇學者未之見也先生之孫今禮部郎
中當伯尙高第弟子兵部員外郎危素太樸鄉與俊民同
官學者乃請而得之繕寫甚謹校讎甚精於是一時僚友
謂宜刊布以淑來學遂命工繡梓既畢前大司成王公致
道以集賢侍講學士復兼祭酒見而嘉歎俾序其槩俊民
泰定初嘗拜先生於翰苑先生之學雖不敢妄議姑即禮
經而論之秦燬既熄掇拾遺餘兼收並蓄得傳於後漢儒
之力也依稀論著以傳其舊唐賢之學也會通經傳洞啓
門庭以祛千載之惑朱子之特見也若夫造詣室奧疏剔
戶牖各有歸趣則至先生始無遺憾焉世有好禮之士先
觀注疏舊本次考朱子通解然後取先生所次所釋而深
研之乃知俊民之言爲不妄也集賢公以爲然遂書於其

端云

楊士奇曰此書刻板在北京國學彭士揚爲典籍蒐閱崇文閣不完書板而此獨完即日印惠親友蓋已廢棄六十餘年其顯晦固有時哉

程敏政跋曰右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當時刻於國子監崇文閣國朝宣德中尚存見楊文貞公圖籍志館閣書目亦有之天順初予被命讀中祕書已無其本而國監本亡久矣大司寇何公廷秀亦思見此書與予約護訪必得爲期餘二十年竟無所聞也成化甲辰春過吳門知楊儀曹君謙喜畜書諏之云家有藏本碎尋不獲艤舟候數日得之亟以書報何公何公復書曰斯禮之不墜天也然欲謀重刻以傳未有應者弘治丁巳冬予服闋將入京而縣學重作明倫堂師生奉金帛以記請辭勿獲則念學校禮之所從出也受以舉斯役且記是書得之之難及予之癖而凡繫禮之大者有文正公序及李莊靜先生之引不容復贊云

何喬新曰臨川吳文正公校正儀禮既因鄭氏序而詮次其篇章凡經文散見於戴禮鄭注者則表而出之爲逸經八篇禮必有義又取戴記所存與清江劉原父所補者爲傳十篇若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原父所補也予近讀原父文集又得投壺一篇蓋釋禮經投壺之義也故錄於朝事之後以補逸經之傳焉正經十七篇有傳者十逸經八篇有傳者一其餘缺焉崇禮君子雖追而補之可也或曰末哲補南陔諸詩白居易補湯征皆見非於君子原父

所補亦南陔湯征之類耳豈可取以爲訓哉予以爲不然南陔湯征經也經出於聖人所刪補之僭也冠昏諸義傳也傳出於周末漢初諸儒所作補之奚不可耶且朱子嘗補格物致知之傳矣今與曾子之傳並列於學宮未有非之者苟以補傳爲不韙則朱子豈爲之哉又曰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卷刻在太學楊文貞三禮考注跋稱文正之書爲其鄉人晏壁所竊又私加刪改走當時即求其書而太學刻本已亡搜訪十餘年無所得友人羅太史倫校三禮考注梓行而篇目注疏悉用晏本舛駁之跡居然可見而恨無文正原本可正也成化癸卯始得於楊循吉家以付司業費君閻就國學殘本刊足之嗚呼葩藻之書板刻徧天下先王典禮往往無徵幸大儒君子者出每拳拳於斯而書之行世顯晦不常者如此此古道之不復而俗之所以不淳也費君方職教化首葺此編以不廢先正復古垂教之心其嘉惠後學豈淺也哉

羅倫曰河南監察御史何廷秀謂予曰沅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經唐初已亡宋元諸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之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別爲記以附焉則先王之典庶乎無遺矣

焦竑曰漢初禮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得而奏之乃高堂生獨傳十有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后蒼從堂講業尋以授戴德兄弟及沛人慶普後三家並微鄭玄明小戴之學自爲之注書乃盛行喪服一篇相傳出於子夏而獻王又從

李氏得周官書以冬官缺取考工記足成之顧不知冬官未嘗缺也蓋冢宰六屬屬六十今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數各有羨天官六十有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遺編斷簡錯出乃爾取其羨數還之冬官不獨百工得歸其部而六官譌舛因可類考亦足快矣儀禮多軼永樂中御史劉有年獻逸經十有八篇時未加表章旋就湮沒夫以古經出於千百世之後而不爲寶惜劉歆所謂杜道餘滅微學寧獨漢人而已余深慨特附著於篇今好古者有所聞焉

張采曰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唐初所亡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而今問之中秘復云無有然則古禮之興廢豈人所能主哉

儀禮傳

十篇

存

澂自序曰儀禮傳十篇澂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粹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鄉大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攷詳焉於是儀

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脩覲禮之義而為傳十篇云

按吳氏儀禮逸經八篇投壺一奔喪二公冠三諸侯遷廟四諸侯釁廟五中霽六禘於太廟七王居明堂八傳十篇冠義一昏義二士相見義三鄉飲酒義四鄉射義五燕義六大射義七聘義八公食大夫義九朝事義十方諸朱子通解目錄文簡而倫叙秩然以之頒學官可也

顓氏諒儀禮注

未見

黃虞稷曰諒字季友吳江人王行為作傳

周氏昌禮經纂要

佚

按周昌未詳何人見王氏續文獻通考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三終

弟子吳縣席永恂覆按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 五

汪氏 克寬 經禮補逸

九卷 焦氏經籍志作十卷

存

克寬自序曰自樂亡而經行於世惟五易詩書春秋雖中
不無殘闕而未若禮經甚焉然三百三千不傳蓋十之八
九矣朱子嘗考定四經謂三禮體大未易緒正晚年惓惓
是書未就而沒遂為萬世缺典克寬伏讀而加惋惜焉世
之三禮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實禮記乃儀禮之

傳儀禮乃周禮之節文而三禮之要則在乎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別也何則吉禮之別十有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兩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騶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祀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凶禮之別有五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哉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賓禮之別有八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類曰視軍禮之別有五以大師之禮用衆以大均之禮恤衆以大田之禮簡衆以大役之禮任衆以大封之禮合衆嘉禮之別有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

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此其大較也然儀禮十有七篇吉禮之存惟特牲饋食篇乃諸侯國之士祭祖廟之禮少牢饋食及有司徹篇乃諸侯卿大夫祭祖禰廟之禮凶禮之存惟喪服篇乃制尊卑親疎冠經衣服之禮士喪禮篇乃士喪其親自始死至既殯之禮士虞禮篇乃士既葬其親迎精而反日中而祭於殯宮之禮賓禮之存惟士相見禮篇乃士以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聘禮篇乃諸侯相交久無事使相問之禮覲禮篇乃諸侯秋朝天子之禮嘉禮之存惟冠禮篇乃士之子始加冠之禮士昏禮篇乃士娶妻之禮鄉飲酒禮篇乃鄉大夫賓與賢能飲酒之禮鄉射禮篇乃士爲州長會民

射於州序之禮燕禮篇乃諸侯燕饗其臣之禮大射儀篇
乃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群臣宴飲之禮公食大夫禮篇
乃諸侯以禮食鄰國小聘大夫之禮自此之外如朝覲會
司郊祀大饗帝大喪之禮蓋皆亡逸况軍禮無存非關細
故此豈散軼已在於夫子正禮之前哉是以當時吉禮之
失如魯君之郊僭天子之禮孟獻子之禘七月五爲之夏
父弗綦躋僖公而逆祀三桓大夫立公廟於私家管仲鏤
簋朱紘晏平仲豚肩不掩豆至於太廟說笏與燔柴於奧
諸侯宮縣而祭以白牡之類是也凶禮之失如伯魚喪出
母期而猶哭子路姊喪過而弗除子上母死而不喪成人
兄死不爲衰有爲慈母練冠爲妾齊衰者有居喪沐浴佩
玉與浴於爨室者有朝祥而暮歌與既祥而絲屨組纓者

以至小殮而奠於西方既祖而反柩受弔有以大夫而遺
車一乘有葬其夫人而醢醢百甕之類是也賓禮之失如
天子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朝覲而私覲王國正臣以私好
而朝諸侯者有焉諸侯以強大而盟天子之三公者有焉
庭燎之百侯國用之繡黼丹朱中衣大夫用之者又有焉
嘉禮之失如魯昭公娶於吳則不告天子魯哀公爲重肆
夏以饗賓天子以喪賓燕者有之夫人出境而饗諸侯者
有之大夫反坫與不識殺烝者又有之軍禮之失如齊桓
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魯莊公及宋戰以失御而敗戰而
復矢始於升陘敗而鬻弔始於臺鯨以至蒐田不時丘甲
始作之類可考也又况出師專征習視故常爭地黷武歲
無虛日使禮經舊典具存於當時則五禮之失豈至如是

之甚哉由是知周之叔世禮典已多散逸蓋不特火於秦而亡於漢也今考於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孝經家語及漢儒紀錄凡有合於禮者各著其目列爲五禮之篇名曰經禮補逸是編也於周公經世之典雖未能極意象之微然五禮之大體蓋已包舉無遺庶幾學者於此俾由得失以觀其會通而天之所秩與造化之運不容息者卒歸於性命之正則三代可復也明時制作之盛或有擇焉亦區區愛禮之一得云

曾魯序曰六籍之闕也久矣而禮爲甚漢興區區掇拾於秦火之餘而淹中古經旋復散失所存者十有七篇而已周官雖後出而司空之篇竟莫得補二戴所傳又往往雜以秦漢之記然則學者之欲觀夫成周三千三百之目之

全固亦難矣宜乎其學之寥寥而莫講也雖以韓子之賢尚苦難讀而謂於今誠無所用矧他人哉至宋慶曆元祐諸儒先後慨然有志於復古及朱子乃始斷然謂周禮爲禮之綱儀禮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於是創爲條目科分臚列出入經傳補其遺闕以爲王朝邦國家鄉學禮而喪祭二禮則以屬門人黃氏其有功於學者甚大然其書浩博窮鄉晚進有未易以遽究者祁門汪先生德輔父間嘗因其成法別爲義例以吉凶軍賓嘉五禮之目會梓成書名曰經禮補逸辭約而事備讀者便焉學禮之士誠能因汪氏之所緝以達於朱子之書則三千三百之目雖不可復覩其全然郁郁乎文之盛豈不若身歷而目擊之矣乎昔者竊聞之禮樂之在天下有君無臣則不能以明制作

之本臣能而君不之好則議論無益於當時必有大有爲之君而復有善制作之臣因治定功成之餘以明中和之化而後禮樂之興可必然則其時也惜乎先生老且病矣明良在上寧不有徵於斯文矣乎先生生朱子之鄉嘗游番易吳公可翁之門篤志古學老而彌厲著書滿家真古所謂鄉先生者也間出是書以相視且謂先人與吳公爲同志友故俾序焉魯於先生無能爲役然承命不敢辭之也

程敏政書後曰鄉先正環谷汪先生著書凡十餘種惟春秋胡傳纂疏刊行餘多不傳蓋聞先生既沒悉被一人竊去攘爲己書矣經禮補逸一編尤號精確不可得見可見者侍郎曾公之序耳予族孫恕保每語及之恒切憤恚思

盡復其書之亡者未能也其子儒學生啓從予游知予之惓惓於是乃百計購得之其原本雖被改竄然有附麗而無刊補真贋之迹皦然甚明使其人重錄一過則先生之故書不可釐正矣此天不墜斯文而後學之幸也先生玄孫文彙從玄孫仁知等與恕保力圖刊布祁門令武昌韓君伯清實助之予因爲予掇且摹先生之像於編首別爲附錄一卷使學者得以致高山景行之思焉

黃氏

潤玉

儀禮戴記附注

五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析爲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亦各有

經義考 卷一百三十四 五
意義又以五禮獨闕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
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通五卷皆爲之注釋總
曰儀禮戴記附注

何氏 喬新儀禮叙錄

十七卷

未見

喬新序曰儀禮十七篇有禮有記禮則其正經先儒以爲
周公所作記則述其儀節之詳蓋周末諸儒所記以補正
經之未備者也每篇正經居首而記附焉自高唐生所傳
及唐石經皆如此紫陽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始以記文
附於正經各章之末臨川吳文正公疑其經傳混淆爲朱
子未定之藁乃重加考訂一仍高堂之舊而爲之詮次焉

先王之制度粗可見矣元季兵火其書散亡深可痛惜
新弱冠嘗讀儀禮注疏而愛之方研究其奧旨尋以科舉
之學中輟登第以來讀文正公三禮叙錄又知公嘗考定
是經銳意求之庶得以盡心焉徧訪藏書之家無有也三
禮考注近刻於吾盱廬陵楊文貞公以爲此文正公所考
定而晏璧彥文掩爲已作者也竊嘗考之文正公考定儀
禮正經與記一仍其舊今考注仍於朱子經傳通解雜然
無倫其所注釋徒取鄭玄賈公彥之說而綴輯焉亦與易
書戴記纂言之文不類決非~~出~~於公手豈晏氏不見公本
而以已意爲之耶喬新不揣庸陋輒因唐人石經兼考叙
錄詳加按定經自爲經記自爲記不相雜糅其章次則依
朱子所定亦不敢妄爲紛更冠昏二篇賓主問對冠字醴

醮之辭石本在經文之後今因朱子移置各章之末蓋欲
便於讀者也於是儀禮十七篇復爲完書嗟夫秦火之後
先王典禮十七八九其存於世者惟此十七篇而已炎漢
以來雖未能舉行然猶列之學官師弟子講習焉自王安
石廢經用傳士大夫知此經者鮮矣喬新少嘗讀之而不
能無韓昌黎之患每欲採摭諸儒之說爲之注以成紫陽
臨川二大儒之志今學殖荒落不能爲已姑校正遺經藏
之家塾傳之同志庶幾有好古之士爲吾所欲爲者豈非
曠世之一快哉

程氏敏政儀禮注

未見

丁氏璣儀禮注

佚

湛氏若水儀禮補逸經傳測

一卷

未見

若水自序曰儀逸經篇名者何曰經之逸也多矣有士冠
而天子諸侯闕有士昏士喪而天子諸侯大夫闕有士大
夫祭而天子諸侯闕之四禮者其見於公符雜見於昏義
諸記則有之矣王居明堂也中霽也投壺也奔喪也諸經
亡者則有之矣存者其傳足徵也予沿是補逸經名凡十
有五庶幾存乎之意而諸記或存其傳者耳

胡氏纘宗儀禮鄭注附逸禮

二十五卷

未見

李氏舜臣禮經讀

佚

舜臣自序曰余讀冠禮筮於廟門釋者曰廟古文廟字也蓋十七篇本古文爾而承以秦隸至於今則多俗筆甲乙或易如昏禮下達納採用鴈納本補紕而鴈鶩也酢酸漿也讀酬酢之酢豈不遠哉不揣舛陋正以大篆用其邊帝以為楷書兼以周禮戴記正焉

何氏澄刊正儀禮纂疏

未見

黃虞稷曰澄字應清歙人有孝行

阮氏琳儀禮經解

未見

王氏樵校錄古禮

未見

李氏黼儀禮集解

卷

存

黃虞稷曰黼嘉靖間無錫人

王氏志長儀禮注疏羽翼

十七卷

存

郝氏敬儀禮節解

十七卷

敬自述曰儀禮較周禮切近周禮懸空鋪張儀禮周旋錫
襲合下有實地雖止於十七篇推而演之三千三百皆可
義起內鄉射即鄉飲酒禮大射即燕禮既夕即士喪禮有
司徹即少牢饋食禮其實止十有二篇然不啻詳已昔之
作者舉所嘗聞潤色補綴使後世知禮之儀文如是古人
陳迹如是非責後世一一拘守亦非士大夫禮存天子諸
侯禮亡之謂也大抵冠昏喪祭朝聘燕饗禮之大端止此
飲食男女養生送死人生日用止此升降進退周旋規矩
行禮節文止此天子諸侯同此人倫同此儀則隆殺多寡
因時制宜此皆行禮節目朱仲晦欲以儀禮爲經夫儀之
不可爲經猶經之不可爲儀也經者萬世常行儀者隨時
損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經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儀也皆以節文斯五者五者三代相因而儀者所損益世
儒耳食朱說欲以儀禮爲經割諸禮附之嗟夫諸禮家言
雖聖人復生不能盡合矣虞夏殷周因革損益尚不相襲
乃世儒欲彌縫新故不同之迹以通之百世就使補輯完
備能必一一可用之今日乎學禮者所以貴達也

劉氏宗周儀禮經傳考次

未見

陳氏林儀禮會通圖

二卷

未見

胡氏賓禮經圖

一卷

未見

譚氏貞良儀禮名物考

八卷

佚

貞良自序曰儀禮之難讀也由於名物度數之未晰故覺其辭義之艱深也使名物度數之既辨則其艱深者且文從字順矣崇禎丙子秋試擯落意不自聊爰合鄭氏之注賈氏之疏陸氏之釋文聶氏楊氏之圖以及諸家之說攷其名物度數而詮釋之嗚呼尚書百篇伏生止記憶二十八篇學者每致憾於古書之散佚然使其盡存齧牙詰曲當無異是書之難讀縱頒諸學官以取士士必畏難而習焉者寡矣高堂生之禮僅存一十七篇而士子罕肯誦習司學校者寧以小戴之記傳為經可為長太息也古故釋其名物度數俾吾後之人不以難讀廢之斯幸甚已

按儀禮雖存治舉子業者不講久矣譚公欲便學者誦習詮其名物度數立意甚厚惜也避地漳州之瑄溪失於寇亦古經之不幸也

趙氏魏史儀禮本義

十七卷

存

魏史自序曰儀禮者周公監二代而制之以經世者也中庸云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經小曲皆謂之儀是三百儀禮之綱領三千儀禮之條件禮經之大全登孔

門者猶及見之而孟氏以後殘缺多矣漢興河間獻王得孔壁禮經五十六篇自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外餘三十九篇在秘府謂之逸禮繼以新莽之亂亡焉故迄今所存止此而已其篇次二戴與劉氏別錄參差不同而鄭本一依劉氏其註疏朱子蓋嘗以浮蕪病焉欲力為釐正而不果近代吳氏亦嘗嗣為考定焉而未盡值世聖明文運綦盛史且賤老不自揆其迂腐蓋心詮次其間為之本義如其篇庶幾私淑前修竟其未竟之志云

錢氏勳儀禮說

一卷

存

張氏睿鄉儀禮考

一卷

存

萬氏斯大儀禮商

二卷

存

亡名氏儀禮解詁

四卷

未見

按山陰祁氏書目有之

儀禮節要

三卷

佚

張萱曰抄本莫詳撰集姓氏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四終

弟子秀水徐勵誠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五

秀水 朱彛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 六

馮氏 翼翁 士禮考正

佚

吉安府志馮翼翁字子羽永新人登第授漢陽縣丞歷官
撫州守劉岳申志其墓以其父魯山先生暨弟獎翁謂為

三馮

何氏 休 冠儀約制

一篇

存

王氏 堪冠禮儀

一篇

存

杜佑曰晉惠帝時人

楊氏 簡冠記 昏記

各一篇

佚

錢氏 時冠昏禮

佚

陳氏 普士冠禮說

一篇

存 載石堂集

陳氏 選冠儀

一卷

未見

范路曰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廣東左布政

使

鄭氏 若曾士冠禮解

一卷

未見

羅氏 願昏問

一篇

存

陰氏 秉衡昏禮節要

經義考 儀禮

卷一百三十五

未見

李鎧曰秉衡字振平內江人隱居著述鄉人呼之曰陰孟
子

王氏承裕昏禮用中

未見

李因篤曰王承裕字天宇三原人端毅公恕少子中弘治
癸丑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尚書卒諡康僖

王氏廷相昏禮圖

一卷

存

毛氏奇齡昏禮辨正

一卷

存

奇齡自述曰幼時觀隣人娶婦婦至不謁廟不拜舅姑牽
婦入於房合卺而就枕席焉歸而疑之曰此非野合乎若
然則娶與奔何擇焉以問塾師塾師曰孺子焉知禮禮不
云乎不成婦者不廟見夫不先成婦而謂可以見舅姑入
祖廟未之前聞予曰婦必寢而後成乎塾師不能答會先
仲氏從郡歸急舉似之仲氏愀然曰斯禮之不明於今五
百年矣禮無不謁廟者娶則告迎入則謁至曲禮曰齋戒
以告鬼神此告迎也左傳曰夫人姜氏入此謁至也是故
楚公子圍娶于鄭有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辭
以告迎而鄭公子忽娶于陳歸不謁至則陳鍼子譏之曰
先配而後祖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則是婦至

之夕必入而告謁謂之謁廟亦謂之朝廟苟不告迎是謂蒙先君蒙者欺也不謁至謂誣祖誣者詐而不實也欺與詐即已爲夫婦而同於不爲故曰是不爲夫婦則是不謁祖者不成婦而反曰不謁婦則不謁祖是明與其書而倒讀之也且婦非薦寢而後成也女之稱婦在納采時已定之而納徵則竟成其名故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室者婦人之稱而納徵則曰徵者成也至是而夫婦可以成也是以公羊傳曰女在家稱女在塗稱婦則在家時雖成婦然名而不稱及出門而即稱之故往娶稱逆婦既至稱婦入春秋書法明明可稽未聞曰娶後三日而後婦身以成也且夫廟見者非謁見之見成婦者非夫婦之婦也禮以爲婦至之夕舅姑在堂則舅姑爲主人迎而拜之謂

之拜舅姑而然後帥以謁廟則此時之拜賓主之拜也猶之壻之拜親迎雖舅壻交拜而仍不謂之壻見是以次日質明則上堂而行婦見之禮謂之成婦昏禮所云成婦禮者是也脫或不幸而舅姑已亡則迎婦謁廟以長者爲主而上堂之見質明無有必待祭而後行之而祭必以時一時三月則感物悽愴於是入廟而修婦見之禮謂之廟見曾子問所云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者誠以入廟見婦不幸之事故同一成婦而婦見稱禮廟見稱義以爲婦見則棗栗股修成子婦之儀廟見則僅扱地奠菜而特豚盥饋不能再舉但以意行之而儀節未備故不曰禮而曰義亦曰義在所殺耳然且夫婦之稱成於納徵而子婦之稱必俟廟見始成之重子婦而輕夫婦假未廟見而婦死則雖

爲夫婦三月而不移於祖不附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
曰未成婦也則是久薦枕席仍未成婦而必成之於扱地
一奠之後晉江應元所云貴其成婦不貴其成妻者蓋婦
妻之辨其爲重婦而輕妻成在婦而不在妻斷斷如此自
世不讀書不識三禮不深辨夫子春秋祇以宋學爲指歸
而宋人著書一往多誤伊川程氏有三日廟見之語而朱
元晦作家禮即承其誤而著爲禮文曰三日廟見主人以
婦見於祠堂且曰入門而不見舅姑三日而始廟見者以
未成婦也夫以曾子所問夫子所言三月而廟見成婦之
義明明正文而乃曰三日廟見不成婦不廟見以三月爲
三日以廟見爲見廟以子婦而爲夫婦以死舅姑爲生舅
姑以不廟見不成婦爲不成婦不廟見以致五百年來自

宋元至於今自流沙至於日出彼我夢夢同入酒國舉生
倫大事男女百年一大嘉會而草草野合涉於蕪賴至請
召賓客往來簡帖不曰三日廟見則曰兒媳某日行廟見
禮抑又以凶喪不吉之辭公然行之嗟乎先王先聖安在
耶予時聞其言始而驚既而悟又既而憤然不平以爲禮
數衰息安得日發仲氏言而一一正之乃驟丁鼎革流離
道路者越數十年每就人質難而不得要領暨歸休而仲
氏逝矣予嘗考宋學推其所誤大抵北宋宗周禮而王氏
誤之南宋宗儀禮而朱氏又誤之荆公以周禮爲周公之
書而文公亦即以儀禮爲周公所著夫周公著書亦復何
據獨不曰有夫子之春秋在乎晉韓宣子聘于魯觀易象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春秋何與於周禮而善觀禮者

即於春秋而得之誠以先王無禮書其所言禮每散見之
六籍之間而春秋所書較於周制爲尤切故予傳春秋直
以禮事文義立爲四例而以禮爲首以爲春秋是非固有
周一代典禮所取正也乃不通者目之爲春秋之禮夫先
配後祖春秋之禮也而知禮者譏之則不祖者春秋之禮
祖即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丁丑婦至戊寅朝廟春秋
之禮也夫子特貶而正之則越日朝廟者春秋之禮至日
即朝廟者此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夫禮記者夫子之
後之書也周禮儀禮雖或爲周時所著然並非春秋以前
夫子經見之書也况儀禮闕落舉無全禮以儀禮無天子
諸侯之禮而謂天子諸侯必無禮定非通人以士昏禮無
行媒朝廟之文而謂昏禮無媒始昏禮不朝廟是爲妄士
惜予本無學而仲氏又逝全禮不明將以俟後之有學者
因先錄昏禮一節記其所聞於仲氏之所言者以就正有
道名曰辨正嗟乎世豈無知禮者耶

劉氏敬士相見義

一卷

存

東都事略劉敬字原父袁州臨江人舉進士甲科官至集
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朱子曰劉原父却會效古人爲文其集中有數篇論全似
禮記

陳氏師道士相見禮

一卷

未見

按聚樂堂藝文目有之

舒氏芬士相見禮儀

一卷

存

芬自序曰故事謁闕里者拜先師孔子畢乃拜啓聖公已則遍觀宗廟之美始造衍聖公宅惟升堂再拜而已芬言當行士相見禮蓋公聖人之冑所居所養必異於人而此禮又爲孔壁淹中所出也若夫贄則可依時俗用帕二方亦古人將幣遺意不拘於羔鴈雉膳之飾矣因錄一二策將以告夫來謁闕里者

鄭氏樵鄉飲禮

宋志三卷 又圖三卷

佚

高氏閱鄉飲酒儀

佚

朱子曰紹興初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是貽笑千古者也

王氏炎鄉飲酒儀

一卷

未見

王氏時會鄉飲酒禮辨疑

一卷

佚

儀禮

史氏定之 鄉飲酒儀

宋志一卷

佚

鄭氏起鄉飲酒書

佚

何氏棟如 鄉飲圖考

一卷

未見

許氏孚遠 鄉飲酒禮會通

未見

朱氏載堉 鄉飲酒樂譜

六卷

存

繆泳曰鄭世子

馮氏應京 鄉飲圖說

一卷

未見

駱氏問禮 鄉飲序次圖說

一卷

未見

張氏敬 飲射輯略

一卷

未見

聞人氏詮 飲射圖解

儀禮

存

詮序曰夫射何爲者也夫射聖人所以別賢愚序長幼以明禮樂者也是故以進德者尚其藝以盡倫者尚其節以致中者尚其敬以章順者尚其和是故藝之德聖而智節之道孫以通和敬之施恭以安君子行此四者以治其身則德日進而家可齊立不偏而行不疑矣以之教人則同德相勸而進不孤同親相讓而倫不紊立不獨立而人易親行不獨行而人易從是故男子生而懸弧焉剡蓬以射天地四方示有事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罔不由射以觀德行故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是故燕也者合學合射以考藝而進退

之以明嫌義以明正道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飲也者明貴賤辨隆殺象天象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合諸鄉射而孝弟之行立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是故燕必以大射飲必以鄉射大射以明君臣之義鄉射以明長幼之序皆所不廢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則夫鄉飲鄉射夫亦學士之所必不可忽君子進德盡倫之首事也是故其藝章而德進矣其節著而倫盡矣飾之以禮樂則所以養德而俾之周旋中禮者斯其至矣嘉靖十有五年

春正月

朱子熹鄉射疑誤

一篇

存

一卷

存

廷相自序曰鄉射禮者古大夫士之射禮也蓋射於鄉以詢衆庶而察其志與容將論賢而不遺也夫人容止揖讓而賢不肯以判行同能偶之際而好惡趨舍羣以之分故曰射以觀德由茲選士其義廣矣是故聖王務之其爲禮也委曲周盡動合法象觀其實主之情禮樂之節器制之數區位之宜登降之容獻酬之飾蓋洽於人情達於倫義者矣君子一游於是則和順從容之心油然而興鄙陋陵躐之氣如蛻斯釋仁愛可以推之庭塾忠敬可以推之君長恂篤可以推之州閭慈惠可以推之民庶有非勉爾也

不言而會通者矣仲尼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豈不信然哉舊有關中本獨取三射而略獻酬學士之慕古者恆以全禮病之然時異勢殊亦難盡然矣余乃取儀禮本篇類次其事爲四十五節省而不行者四節舉射者二十三節通舉者四十一節復取諸家疏解及舊圖注附之仍會以今儀以便習事嗟乎古今異宜禮難盡一禮者情也禮不同而情同古亦幾矣感物撰德夫焉不足哉故曰存乎其人焉耳庾亮武昌亂區也舉古賓射時士歎其有洙泗之風劉昆陳雷野儒也桑弧蒿矢以習射而縣令率屬就觀况世會和平彷彿隆古之運有以禮樂自任者則風動物化夫豈不遠哉

一卷

未見

徐氏樾 燕射禮儀

一卷

未見

黔記貴州提學道貴溪徐樾撰

李延是曰樾中嘉靖壬辰進士

彭氏良臣 射禮纂

一卷

未見

陳氏鳳梧 射禮集要

一卷

存

繆泳曰陳鳳梧撰冀北郭登庸為湖廣提學副使刊行之

謝氏少南 射禮纂要

一卷

未見

楊氏道賓 射禮儀節

一卷

未見

繆泳曰晉江楊侍郎官國子司業著有射禮儀節而江夏

郭文毅加以攷證成書

劉賢序曰國學故有高皇帝欽定射儀出於草創之世百戰之餘士亡不爭先命中者禮取其足以銷雄心抑勁氣

而止以故節目疎濶其後涇野呂氏更定之承平之時道
在潤色意在會通其典故綢繆其文章是故制詳而教備
蓋欽定之儀有射而後有儀義主忠質考定之儀有儀而
又增飾之雖曰適中然以文勝矣此溫陵楊荆巖先生射
禮儀節之所由纂也夫禮苟繁而使人病於難行非所以
為禮先生其穆然有從先進之思乎江夏郭君博物君
子也既以此書教習多士而又為之考射法射器射職以
至位次聲詩繪圖附說一準諸古以廣先王造士之意用
壽諸梓兩先生之思挽世道於古初者實倪於此孔子曰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讀儀節一編兩先生之所
以佐王道者豈其難哉

朱氏

縉射禮集解

卷

存

縉序曰鄉射禮文具在周公儀禮鄭玄有注以釋其義矣
今復何為而有是集解耶蓋儀禮古文昌黎嘗苦其難讀
鄭注簡切後學罔晰其精微矧元聖之言至理攸寓窮之
而愈無窮味之而益有味乎世儒著有射禮纂要直指節
要等書撰次雖為詳明而今之演習古射者多慮漫無依
據艱於效慕此集解所以不容不作也是故祖述儀禮參
考群籍要殊於同會萬於一先之以序事使各有所執也
次之以攷物使各有所知也然後設位以立周旋之準陳
器以備禮樂之文儀節終始次第具述無非咀味古人糟
粕而演繹之耳詎敢罔作聰明以亂典章之舊哉復乃召

集諸生講解明悉分以執事未幾按禮畫圖舉而行之則見其雍雍然肅肅然容止有儀進退有度甚矣禮能變化人之氣質何如是之速也不足以徵德行之立乎兼之禮器古樸音樂鏗雅時來觀者絡繹依稀矍相堵墻何者殆原古禮廢墜日久駭見修舉於學宜其人皆爭先而快觀之亦不足為異也已矣事竣舉人李生良能貢士張生師夔暨李生九叙劉生玉光偕通學諸生力請備紀以風來學辭終弗獲竊惟宣父言夏商之禮尚慨祀宋之無徵晦庵撰楚辭之注尤多闕疑之未訂顧愚管窺蠡測之見曷敢銜售以貽名家宗工之笑歟雖然敦行古禮以正士習實典文教者之責任也義亦不得遜避乃敢忘其蕪陋庸書以為序云時嘉靖戊戌秋八月

李延是曰縉零陵舉人署邕縣儒學教諭

林氏文奎射禮圖注易覽

一卷

未見

吳氏霞射禮輯說

未見

閩書吳霞字汝華海澄人

姚氏坤射禮直指

一卷

未見

劉氏敞公食大夫義

一卷

存

方氏 田 覲禮辨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五終

弟子吳縣席前席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儀禮 七

戴氏 德 喪服變除

舊唐志一卷 通志略同

佚

馬氏 融 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鄭氏 玄 喪服譜注

隋志一卷

佚

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劉氏表後定喪服隋志作喪禮

隋志一卷

佚

按杜佑通典引劉表後定喪服文云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為祖母三年以為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為祖服周父亡之後為祖母不得踰祖也又云既除喪有來弔者以縞冠深衣於墓受之畢事反吉又云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經貫左臂去杖出門迎門外再拜乃厭還先入門東壁向君讓君於前聽進即堂先哭乃止於廬外伏哭當先君止君起致辭于對而不言稽顙以答之

蔣氏琬喪服要記

隋志一卷

佚

蜀志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為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延熙元年命開府明年就加為大司馬

卒諡曰恭

王氏肅喪服要記

隋志一卷

佚

按王氏喪服要記孔氏正義杜氏通典多引之其
魯哀公葬父一篇散見群書今會粹爲一可以補
永嘉薛氏孔子集語所未及文曰魯哀公祖葬其
父孔子問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
於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
子推隨其行割肉以饋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
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子推奔介山
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賈於地故作桂
樹焉吾父生於宮殿死於枕席何用桂樹爲孔子
問曰寧設三桃湯乎哀公曰不也桃者起於衛靈
公有女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
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

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
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
桃湯爲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哀公曰不也五
穀囊者起伯尼叔齊讓國不食周粟而餓于首陽
之山恐魂之饑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
何用此爲孔子問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不也菰
廬起太伯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菰廬
以障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此爲孔子問曰
寧設桐人乎哀公曰不也桐人起於齊人虞卿遇
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
父生得供養何用桐人爲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
哀公曰不也魂衣起苑荊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

哀往迎其尸憫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
死於衣被何用魂衣為鄴善長謂孔子非璠璣送
葬安用桂樹為禮乎王肅此證近於誣矣

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射氏慈喪服變除圖

七錄五卷

佚

陸德明曰慈字孝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

隋書慈吳齊王傳

喪服天子諸侯圖

舊唐志二卷

佚

杜氏預喪服要集

隋志二卷

佚

袁氏準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衛氏瓘喪服儀

隋志一卷

佚

劉氏達喪服要記

儀禮

七錄二卷

佚

隋書達晉侍中

崔氏游喪服圖

舊唐志一卷

佚

晉書崔游字子相上黨人魏末察孝廉泰始初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

賀氏循喪服要紀

七錄六卷

隋志舊唐志十卷

佚

喪服譜

隋志一卷

佚

孔氏倫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集眾家注

蔡氏謨喪服譜

隋志一卷 舊唐志同

佚

環氏濟喪服要略

隋志一卷

佚

孔氏 衍 凶禮

隋志一卷

佚

葛氏 洪 喪服變除

隋志一卷

佚

陳氏 銓 喪服經傳注

隋志一卷

佚

劉氏 德明 喪服要問

七錄六卷

佚

裴氏 松之 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松之字士期河東人宋太中大夫西鄉侯

庾氏 蔚之 喪服要記

七錄三十一卷

佚

隋書宋員外郎散騎常侍庾蔚之撰

喪服世要

七錄一卷

佚

黃氏 沉 喪服集議

喪服集議

卷一百三十六

六

七錄十卷

佚

隋書宋撫軍司馬費沉撰

雷氏次宗畧注喪服經傳

隋志一卷

佚

釋慧皎高僧傳慧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
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朝之曰昔與
足下共於釋和尚間而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

周氏續之喪服注

佚

蔡氏超宗集注喪服經傳

隋志二卷

佚

劉氏道拔喪服經傳注

七錄一卷

佚

陸德明曰彭城人宋海豐令

張氏耀喪服要問

七錄二卷

佚

崔氏凱喪服難問

七錄六卷

佚

王氏儉喪服古今集記

隋志三卷 舊唐志同

佚

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田氏僧紹集解喪服經傳

隋志二卷

佚

司馬氏瓛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五卷

佚

隋書司馬瓛齊散騎郎

王氏逸喪服世行要記 舊唐書逸作遠之

隋志十卷

佚

隋書齊光祿大夫王逸撰

樓氏幼瑜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二卷

佚

隋書幼瑜齊給事中

劉氏獻 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一卷

佚

沈氏麟士 喪服經傳義疏

七錄一卷

佚

袁氏所 喪服答要難

隋志一卷 舊唐志同

佚

唐書趙成問袁祈答

賀氏游 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崔氏逸 喪服圖

隋志一卷

佚

裴氏子野 喪服傳

隋志一卷

佚

賀氏瑒 喪服義疏

隋志二卷

佚

何氏循 喪服治禮儀注 七錄作士 喪儀注

唐志九卷

喪服治禮儀注

七錄作士 喪儀注

何氏 終之 喪服經傳義疏

隋志一卷

佚

隋書 終之 梁尚書左丞

皇氏 佩 喪服文句義疏

隋志十卷

佚

喪服答問目

隋志十三卷

佚

孔氏 智 喪服釋疑

七錄二十卷

佚

謝氏 嶠 喪服義

隋志十卷

佚

隋書 嶠 陳國子祭酒

袁氏 憲 喪禮五服

隋志七卷

佚

隋書 憲 大將軍

王氏 隆 伯 喪禮鈔

隋志三卷

佚

張氏冲喪服義

三卷

佚

沈氏文阿喪服經傳義疏

舊唐志四卷

佚

喪服發願

舊唐志二卷

佚

謝氏徽喪服要記注

舊唐志五卷 注賀循書

佚

按杜氏通典引喪服要記文云公子之二宗皆一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後各為一宗之祖也其下有徽注云母弟與妻子則貴於嗣子則賤與妻子同為庶故也既死之後皆成一宗之始祖即上所謂別子為祖也又要記下文云嫡繼其正統者各自為大宗乃成百世不遷之宗也其下有徽注云賀公答庾元規云雖非諸侯別子始起是邦而為大夫者其後繼之亦成百代不遷之宗鄭玄亦云太祖謂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愚謂是起是邦始受爵者又問別子有十人一族之中可有十大宗乎然賀答傳純云別子為祖不限

前後此爲每公之子皆別也又要記云凡諸侯之
嗣子繼代爲君君之群弟不敢宗君君命其母弟
爲宗諸弟宗之亦謂之大宗死則爲齊衰九月其
下有徽注云母弟雖貴諸弟亦不敢服旣爲宗主
則齊衰九月其母小君也其妻齊衰三月如大宗
也以母弟之貴故也又要記下文云若無母弟則
命庶弟之大者爲宗諸弟宗之亦如母弟則爲之
大功九月下有徽注云此大傳之小宗也其母妻
則無服女公子服宗亦與男同要記下文云此二
宗者一代之已下有徽注云此一宗者一代之已
下有徽注云此二宗亦不得並故大傳曰有大宗
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公子之謂也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六終

弟子嘉興王 沈覆校

前從此為每公之子皆附也又娶之云及諸侯之
 嗣子繼代為君君之祥不致宗若君命其母為
 為宗若弟宗之亦謂之大宗死則為宗喪也
 下有及注云母弟雖貴其弟亦不致喪死為宗喪
 則齊衰九月其母小姑也其妻亦衰三月如大夫
 也以母弟之貴故也夫要記下文云在正卿弟則
 命其弟之長者為宗若弟宗也亦如及弟則為宗
 大夫九月下在繼注云此大夫傳之小宗也其母喪
 則齊衰九月公子大夫宗亦如之
 采子真興王 文 豸 豸 豸 豸

豸豸豸卷一百三十六終

下有及注云此二宗者不得重故大夫則曰有大宗

下有小宗者有大宗者則之謂之小宗也

野馬老翁一百三十六卷

於十卷集四 卷四

